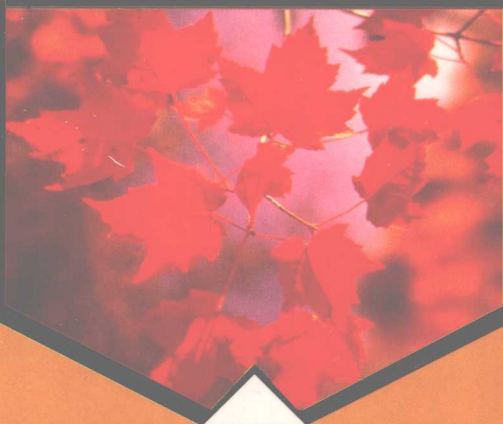


五味子
散文随笔丛书

霜
在
叶
窗

韩 翰 著



作家出版社

五味子
散文随笔丛书

霜叶
在窗

韩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霜叶在窗/韩瀚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五味子散文随笔丛书)

ISBN 7-5063-1374-X

I. 霜… II. 韩…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7434 号

霜叶在窗

作者: 韩 瀚

责任编辑: 侯秀芬

装帧设计: 毛 雨

责任校对: 杨 扬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04 千

印张: 9

插页: 2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1374-X/I·1362

定价: 11.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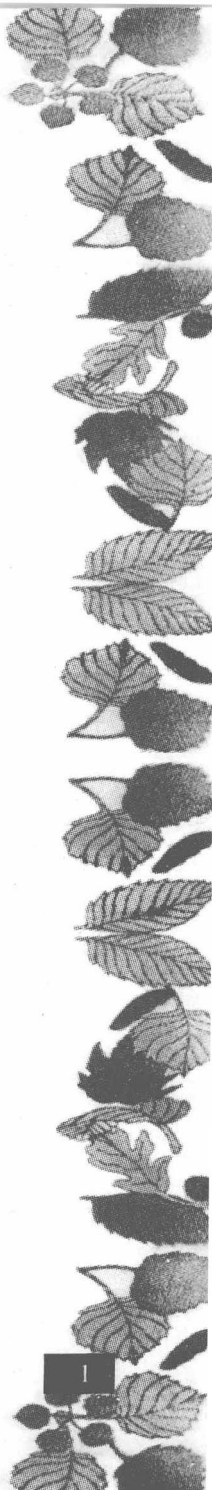
目次

甲 篇

- 1. 票友
- 14. 身外之物
- 28. 前爱情时期的那双眼睛
- 44. 古镇的迷雾
- 48. 祖母之死
- 53. 二叔

乙 篇

- 57. 叫天下负心人吃我一剑
——看《断桥》想起田汉老的事
- 63. 关于林散之的出山
- 68. 从茅公为《清明》题签说起
- 78. 沈从文就是沈从文
- 89. “不是书家”和“大书家”
- 96. 他来自凤凰
——黄永玉侧记
- 107. 启功先生的魅力
- 117. 复苏后的凋谢
- 127. 急迫的赖少其
- 136. 戎家,这个日本人
- 145. 从一幅落选的画所认识的
- 154. 外调《四进士》
- 159. 白发少年·诗
- 169. 其人也怪,其艺也雄



176. 不和谐的安魂曲

丙 篇

181. 漫谈友德

193. 历史的笑声

——写在祭孔盛典之后

199. 倘若老子泉下有知

203. 可不可以有另一种忠诚

208. 论中国人的脸及其它

212. 自信力和它的反面

217. 论“当不当官就是不一样”

220. “薛宝钗主义”论

225. 母子树的告诫

丁 篇

229. 童言·诗

233. 门外谈书

238. 京剧的“味儿”

戊 篇

241. 美化和丑化都是歪曲

——读《范曾传》致范曾兄

253. 难得的苦闷

259. 作家, 应该是杂家

266. 答人咬狗斋主人书

票 友

孩提时代，我曾寄居在姨夫家。

我不记得姨夫的确切年龄，算起来他当时刚过五十，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已经很老很老了。头发是花白的，虽然没留胡子，几天不刮嘴上腮上要长出一片灰色。但他是个颇有风度的老头子，说话很斯文，衣著颇讲究，看上去像个有身份的人。他人望很好，公称“冯大爷”，邻里间出了什么纠纷，只要冯大爷一到场，便立刻化干戈为玉帛。他在山东南部一个繁华的小城市开一家裁缝店。两间带楼的门面，楼下摆几张案子，当然还有缝纫机之类。他专做中式衣服，接的多是细软料子。他每天都要在正对店门的案子旁做很长时间的活。他做活时嘴里总是唱，不管手里是拿着剪刀，拿着针，或者拿着粉线和浆糊，总是不停地唱，对着还没变成衣服的五颜六色的衣料唱，直到把料子唱成了衣服，才息下歌喉，把做好的“活儿”交给名叫二子的徒弟去过熨斗，自己沏一杯茶，坐到一把躺椅上。他大概有些累了。



姨夫唱的什么，我不懂，一句也不懂。我悄悄地去问在一边做活的表哥，他小名叫大娃。大娃哥说：“《钓金龟》。”我还是不懂，他又说什么“京戏”，“二黄”，“老旦”等等，我一概不懂，连这些词儿都是头一回听到。大娃哥也爱唱，只要姨夫不唱，他就唱。父子俩换着班儿唱。他唱的跟姨夫不同。他好像用什么东西把嗓子眼儿捏扁了，只留一道缝儿，声音是挤出来的，又尖又细。他告诉我，他唱的是青衣，我当然仍旧不懂。可是我很想懂，因为我觉得姨夫和表哥唱的很好玩儿，尤其是表哥捏扁了嗓门儿唱得更好玩。

姨夫家的东小楼，门常常关着。有一天二子上楼打扫，我也上去了。上面除了几把椅子一个茶几之外，还有全套的锣鼓家什。墙上几个钉子，挂着长长的布袋子，还有一个圆袋子。袋子里装的什么，我想知道。二子告诉我：“胡琴。”又指着那个圆的说：“那是月琴。”手还在胸前做了个动作给我看。二子一定看出我什么都不懂，又说：“以后你就懂了。这里是票房，每逢星期三，星期六，都有票友来唱戏，可热闹了。”

这热闹我看了几年，并终于做了票房最小的成员。

二

每次票房活动，来得最早的是那位单少爷。他是一家大绸缎庄的小老板。据说本来要出去读大学的，他父亲要让他接管生意，给他娶了媳妇，把他留下来。他皮肤很白，长得很秀气，说话有些腼腆，小名叫二丫头。他唱花脸，还会打大锣。他每次来都先到姨夫面前，边叫“冯大爷”边鞠个躬，从一个布包里拿出点什么礼物，或者是两个佛手，或者是一只人参，或者是茶叶什么的，再把包里的水果、瓜子之类分送给店里所有的人，然后上楼去把椅子摆好，还要提两瓶开水上去。



第二个到来的是于四爷。此人矮而且瘦，却有一个宽而亮的大脑门儿。他也唱花脸，连平时说话都是铜锤嗓门儿：“我于四论个头比不上金少山；可裘盛戎比我矮两个手指头。”他原先是一家澡堂子的烧火的，现在不干了。他常说：“我于四现在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三两白干，四句二黄，神仙也不换的日子。”姨夫家有个大炉子，天热放在门外，天冷放在屋里。既烧水又烧熨斗。他每次来都要拿起捅火的铁钎在炉子上捣弄一会，弄得煤灰乱飞，嘴里还要说：“灯不拨不亮，炉子不捅不旺。”捅完了就上楼，姨妈总是大声嚷着：“老四呀，你那黑爪子就不能洗洗再上去。”他站在楼梯上回答：“煤灰不脏，消毒的。”

于四爷一上楼，单少爷就把沏好的茶递到他手里，还要拿出一小包茶叶，不言不语地装进他的口袋。据姨夫说，于四爷不讲究茶，他虽然“早上皮包水”，包的都是一股茉莉花味的粗茶。单少爷送给他的是上好的龙井，他临走时都转送给姨夫，还要说：“这茶涩嘴，咱喝不了。”

于四爷坐下来，单少爷就又凑过去，小声说：“四爷，我把那段《探阴山》唱给您听听吧？”他刚唱完一句“扶大宋……”的导板，于四爷就止住他：“我说老二，”他虽是粗人，在称呼上却有分寸，他不称“少爷”也不叫小名，而以“老二”呼之，“你听着，你的毛病不出在唱上，要命的是底气儿不足。包老爷是铁面人，你不把铁味儿唱出来，怎么是包老爷？声音从你嘴里出来是蔫的，站不起来，怪啥事？屋里头的事贪了点，才找了媳妇，干柴烈火，那东西是败气的，你知道不？往后得稀罕着点儿，看透了，就那么回事！懂吗？”单少爷低着头，红着脸，说一声：“四爷，我记住了。”

一位唱老生的，大家叫他李总爷，好像是有来头的人，每



次来都坐着黄包车，那车明光锃亮，还点着两盏烧电池的灯。进门总有所差的跟在后面。他要先跟姨夫聊一会，有时也送点礼物，礼物又常常引出什么话题。如果送来的是一条火腿，一定要说什么人从金华来看他，还要讲一两件有关那个人的事；如果送来的是板鸭，又一定是什么人从南京来了……有一次送来一顶水獭帽子，讲的当然是关外来人的事了。他还常常劝姨夫不要做活，言下之意是他可以提供条件让姨夫颐养天年。他也许是真诚的，但姨夫总是用“闲不惯”或“还能过得去”之类的话婉谢他。

李总爷进门不到五分钟，一个叫大狗子的年轻人必然出现。大狗子是对门猪肉店里的伙计。他身上的衣服总是油光可鉴，散发着腥气。李总爷喜欢大狗子。他也唱老生，会的戏很多，而且嗓子好，还有武功。他叔叔是戏班里的里子老生，人称戏篓子。李总爷常常把狗子叔侄请到家里说戏，每次说戏前都要叫听差带他到澡堂里去洗澡，还带去衣服叫他换上。李总爷说自己是马派真传，其实他会的几出戏，都师承狗子叔侄。

常来的还有唱小生的王巡官。唱丑的赵先生是药铺掌柜，赵掌柜还能当打鼓佬。

唯一的女客我要叫她三表姐。她也姓冯。乳名琴儿，大名绿绮。她对我说过，绿绮是司马相如一把琴的名字，他爸爸是私塾先生，喜欢司马相如的文章，给她取了这名字。她爸爸跟姨夫并无血缘关系，只是同姓，因为交情好，便认了本家。她管姨夫叫叔叔。她读过师范，做了小学教员。她爱唱戏也是受父亲的薰染。她父亲唱青衣，酷爱程腔。她也唱程派，最拿手的是《贺后骂殿》和《三击掌》。她每次来并不马上到东小楼唱戏，而是先到西小楼找姨妈说话，一定要大娃哥上楼去叫她才过去。

她一上楼大家便要活跃一阵子。单少爷立刻洗净杯子沏好茶递过去。尽管单少爷知道，他每次递过去的茶她并不沾口，只是向他点个头说一声“谢谢”便放到茶几上再不端起来。李总爷一定起来让座给她，还要笑咪咪地说几句亲切而又有分寸的话，然后再提出要求，希望陪她唱《汾河湾》或《坐宫》。他当然也知道他的让座和陪唱什么戏的要求她从来没接受过，得到的回答只是浅浅的一笑。王巡官没有要求陪唱的希望，他不失时失机地把一把空椅子送过去请她坐下，再用小生的腔调来一句：“三小姐请”或者“小生这厢有礼了”，引得大家一阵哄笑。她每次只唱一两段就回西小楼去，如果不是大娃哥再去叫从不第二次上来。偶尔也由大狗子陪着合唱《骂殿》，或者赵掌柜陪着唱《女起解》。有一次正式票戏，李总爷要唱《审头刺汤》，由姨夫决定，她演雪艳娘。李总爷为此买了一段料子送给她，被姨夫给退了回去。

还有两位拉琴的。一位刘先生是矿里的职员。他一年四季总穿西装，天冷加件大衣，戴上大口罩。他的胡琴装在蓝布袋子里，来时带来，去时带去。如果有别人拉胡琴，他便从墙上取下二胡或月琴。他口袋里装着一个金属小盒子，盛着浸过酒精的棉花。他要把二胡或月琴认真地擦一遍，再把自己的手擦干净后才去调弦。他每次来只说一句话，那便是见了姨夫用浓重的天津乡音问一声“吃过么您老”，然后上楼坐在单皮鼓架子旁边，一晚上再不言语。他很能喝茶，杯子是自己带来的，喝完盖上盖，放在身边的茶几上，有人帮他续水，他急忙把杯子端到胸前，向人又摆手又点头，然后自己把水瓶接过去。

另一位拉琴的姓沈，公称七爷。他年纪不比姨夫小，花白头发，总是梳得很光滑，脸微扁，白而且丰润，好像在油里泡过似的，鼻梁上架一副金丝眼镜，鼻子下边的小胡子也是花白



的。他不常来，来了只拉两三段就不拉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过瘾就行了。”他好像还有另一种瘾，总是过不完，那就是高谈阔论。他大概到过南京、上海、北平等大地方，还认识许多梨园行的名人。他张口总是某年某月在上海，梅先生如何如何，或者某年某月在北平温如先生（马连良字温如）如何如何。他嘴里常常出现大串的名字，不是名角便是名琴师。他曾拿来过一张梅兰芳签名的《天女散花》剧照，圣物般地捧在手里给大家看，说是某年某月梅先生在上海天蟾舞台唱戏，请他在什么馆子吃饭，在场的当然是大串名字，我只记得有什么姜六爷，俞五爷什么的。饭前梅先生唱了一段《廉锦枫》，是他的京胡，王少卿的二胡。饭后，梅先生送了那张剧照。记得有一次大娃哥问姨夫：“沈七爷说的那些事是真的吗？”姨夫说：“他有这个瘾，叫他过过就是了，较起真来，起码得打个对折。他的胡琴拉得还不错嘛。”

他拉琴时，要把藏青哗叽长衫的袖子卷上一摺，露出雪白的府绸衬褂的袖口，又把雪白的琴袋平搭在膝盖上，翘起穿着礼服呢麂皮底便鞋的左脚，琴弓一来一去拉出两个清脆的音，然后向在场的人点几下头。据说名琴师都是这样的。他每拉完一段，就把胡琴横在腿上，“梅先生如何”、“温如先生如何”地高谈阔论一番。不知为什么，他总是跟周信芳过不去。一提到麒派他就出言不逊。说那嗓子像卖夜报的。

我每次都是找一个小板凳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坐着，看着，听着，也用一颗孩子的心思索着。我觉得这些人太好玩了，不管是老的少的，穷的富的，当官的卖肉的，只要到了这里，便都是戏友，好象除了唱戏，世界上任何别的事情也没有了。



三

我也想唱戏了，因为我觉得唱戏比什么都好玩儿，尤其是像大娃哥、三表姐那样地把嗓子捏扁了唱更好玩儿。我也试着捏，偷偷地捏，怎么也捏不出来。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吃了什么药，或者用了什么特别的方法。一次放学的路上，我学着三表姐唱《女起解》时喊的“苦啊——”连喊了几遍，觉得有点像。我实在太高兴了，一路上走几步就喊一声，一直喊到家门口。大娃哥听见了，把我叫过去，叫我认认真真地喊，还叫我拉着长音喊“啊——”、“哎——”什么的，然后说：“我教你几句原板吧。”

大娃哥教我的戏叫《春秋配》，头一句是“蒙君子发殷勤……”我想把词写下来，问他“蒙君子”是哪个“蒙”字，什么意思？他说：“你照着我教的唱就行。”我想，我在私塾里读《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老师也不讲什么意思，我不是也倒背如流了吗？我便跟着大娃哥学“蒙君子”。谁知不仅要学唱，还要把“咚咯哩咯咙”之类的胡琴过门也夹在里边，还要打板。其实打的不是板，是大腿。大娃哥说唱戏讲究有板有眼。板就用手掌拍一下大腿，眼就用手指点一下大腿。这段《春秋配》是西皮原板，一板三眼，每一句都中眼起，板上落，错了就是走板，走了板别人听了要笑话的。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在东小楼上那些人都老是跟自己的大腿过不去，打出通红的印子，还要打，原来是怕走了板叫人笑话。

大约两三天的功夫，我把一段“蒙君子”连同“咚咯哩咯咙”和打大腿都学会了。大娃哥听了几遍，把姨夫请过来。姨夫让我唱给他听。我学着大人唱戏的样子，脸朝墙站着，等大

娃哥念了过门，开口便唱。唱完了，姨夫把我抱起来，连声叫着“我的儿”，嘴上的胡茬子在我脸上扎了好半天。姨夫说：“明儿晚上请刘先生拉着你试试。”

“明儿晚上”给我拉琴的不是刘先生，而是自称替梅先生操过琴的沈七爷，刘先生给拉二胡，姨夫做了打鼓佬。大娃哥把三表姐也叫过来了。三表姐拉着我的手，叫我“别慌”。谁知，锣鼓家什一响，我真慌了，头一句就唱错了。我羞得转身往楼下跑。三表姐拉住我。我一头栽到她怀里，哭了。姨夫叫我重唱。沈七爷说：“梅先生在台上也出过错。怕什么，错了再来。”姨夫又敲起了单皮鼓，沈七爷和刘先生拉出了过门。三表姐让我站直了身子。

一段唱完，又是鼓掌，又是叫好，小楼上的人像疯了一般。单少爷把一包什么东西塞到我手里。三表姐拉我在她腿上坐着，沈七爷又开始高谈阔论了：“你这头一段，打响了，下一次我专为你来，要有一段新的。这段《春秋配》是西皮，下次唱一段二黄。男怕西皮女怕二黄嘛，叫你大娃哥教一段《刺汤》吧。你唱好了，七爷我带你上北平，到广和楼，哈尔飞，听听名角儿的。我还领你见见梅先生，温如先生。不见见这些人，当不了名票。”

我问：“名票是什么？”

他说：“有名的票友呀”

“什么叫票友呀。？”

“票友你不懂？票友就是我们这些人。你姨夫，你大娃哥，三表姐，还有李总爷，单少爷，于四爷……谁也不靠唱戏吃饭，可都爱唱，唱得好，不光在这里唱，还要到戏园子里唱，请角儿陪着唱，唱得让台下叫好。可是咱一个铜子儿也不要。”

我又问：“为什么不叫戏友，要叫票友呢？”

七爷咳嗽了两声，端起茶杯呷了口茶，又把喝到嘴里去的茶叶棒儿吐到地上：“为什么叫票友……那年，我问过梅先生……这票友，就叫票友，就像这茶杯就叫茶杯，不叫饭碗。是吧？冯大爷，你说吧。”

姨夫讲了些八旗子弟拿着朝廷的龙票到各地去唱子弟书光唱不拿钱之类的事，我当然是听不太懂。但我似乎知道了一点儿，票友就是光唱不拿钱的。

四

从那天之后，姨夫常常带我到戏院听戏。

我发现戏园子里的人大都认识姨夫。他从来不要买票，一进门还有人招呼“冯大爷到——”然后引到戏台前方的方桌旁坐下，还送来茶水，还有瓜子、青萝卜、花生米，都盛在小盘子里。

开戏的时候，场子里总是没有多少人。台上大都是小孩在唱，《小放牛》，《查头关》，《鸿奎禧》……都是小戏。台下人来人往，说话声音很大，好像并不在听戏。可是我很喜欢听这些戏，可能因为是小孩唱的，而且能听懂。那《小放牛》里“赵州桥什么人儿修，玉石的栏杆什么人儿留？什么人骑驴桥上走？什么人推车压了一道沟？”我听一遍就记住了，直到现在也不忘。后面的戏，是角儿唱的，有时候半天也听不懂一句。《二进宫》一个花脸老头，一个白袍须生，还有个怀里抱着木头娃娃的娘娘，三个人老是唱，连白口都很少，一句接一句，问问别人也来不及。台上的不懂我就看台下。我发现坐在同桌上的人有的闭上了眼睛，像在打盹儿，也许他也听不懂吧，可是手却在下面拍大腿。原来，不光唱戏要拍大腿，听戏也要拍大腿。拍着拍着，还要猛地睁开眼睛，大叫一声“哦！”



而且是许多人一起叫，好像事先约好的。

我差不多每天都听戏。有时姨夫领着去，有时大娃哥或三表姐领着去，有时也省下零花钱自己买票去。我总是去得很早，因为我不愿放过小孩唱的开锣戏。听得多了，不仅能听懂而且很多戏会唱了。大娃哥发现我不仅有小嗓儿，而且也有大嗓。他请于四爷教我铜锤。大狗子教我老生。我能一口气把《二进宫》生旦净三个人的戏从头到尾唱出来了。

姨夫见我一心迷在戏上，怕耽误了念书，曾去私塾找我的老师。老师姓高名鸿才，是位不得志的秀才，也是位有名的塾师。他有名是因为他严厉，背错一句书要打五戒尺。听姨夫跟来唱戏的人说，老师夸奖了我，说我念书快，一早晨别人号三次书，我号五次，上下《孟子》别人要念一年，我四个月就滚瓜烂熟了；还说光“四书”不行，又给我加了《古文观止》和《幼学琼林》，还教我对对子；说我的字写的比我七八岁的大学长还好。老师对我的批评是：“这孩子出奇地调皮。我一出学屋他就闹翻天，又是唱戏，又是抹花脸”。姨夫告诉我：“以后在学里不要唱戏。”

五

在学校里不唱戏，一出学门我就唱。一次只顾唱戏，把一个小孩手里的“琉璃蹦蹦子”碰碎了。“琉璃蹦蹦子”是一种用玻璃吹出来的好玩的东西，样子像个喇叭花，头上的玻璃很薄，吹起来“咕当、‘咕当’地响，小孩都愿意玩它。碰坏了，当然要赔。那东西不贵，大的五个铜子儿，小的三个铜子儿。被我碰坏的是小的，我正好有三个铜子儿。可是，那孩子不干，要赔个大的，不赔就要打架。那孩子个子不比我大，打架未必能打过我。谁知又来了个孩子，一拳把我打倒了。我还没爬起

来，他又过来骑在我身上，要我答应给五个铜子儿。我不服，正想着用什么办法把骑在我身上的孩子翻到下面去，忽然有一只手抓住了他的后领子，把他拉倒了。当我看清了拉倒那孩子的也是个孩子的时候，倒在地上的孩子已经爬起来跑了。

我遇到了像戏台上看到的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英雄。他告诉我，他叫金钟儿，是学戏的。●我说我也是学戏的。他问我在哪儿学。我说在姨夫家。他问姨夫是谁，我说出了姨夫的名字。他说：“是冯大爷呀，名票。我爸爸认识他。”原来他家是唱戏的，他也在戏班里学戏。我问以后怎么能见到他。他说住在戏园里，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喊嗓子，练功。我想去看他们练功。他说：“想去就去，只要别让师傅看着就行。”他还说，师傅看见他在练功的时候有小孩来找他，要打人的，还要“打通堂”。我不懂得什么叫“打通堂”。他解释说：“一个人犯了错，每个人都挨打。”

从这以后，我让姨夫的徒弟二子在起床生炉子的时候把我叫起来，天不亮赶到戏园后面的空场子里喊嗓子，还学着金钟儿他们的样子踢腿，下腰，还翻跟头。太阳出来前赶到学里。星期天可以整个上午在那里，不光看练功，还见到许多只在台上看到过的角儿在那里说戏。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比比划划的时候，嘴里不仅念“咚咯哩咯咙”，还念“嘟噶呛”之类的锣鼓经。我在一边也悄悄地学着念。一次，金钟儿过来找我说了几句话，被师傅看见了，让他趴在地上，屁股上挨了三藤竿。他是为我挨打的，我很难过，我哭了。这时，我看到别的孩子都排起了队，战战兢兢地站在那里。师傅说了几句话，又让一个孩子趴在地上。我知道这是要“打通堂”了。十几个孩子的屁股上都打上三道印子了。我飞快地跑过去，抓住老师的手，求他不要打他们。我说：“刚才怪我，要打打我吧，把每



个人要挨的加起来，都打在我的屁股上吧。”他没有马上打我，问我是谁家的孩子。我不说，怕他找到家里去。我趴在地上等他打。谁知道，金钟儿替我说了：“师傅，是冯大爷家的。”师傅又问：“哪个冯大爷？”金钟儿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在一边耗腿的一个女孩子走过去，我认出了她就是老唱开锣戏的那个。她小声跟师傅说了些什么。师傅不打了，把我拉起来。我问：“别的小孩还打不？”师傅说：“他们的帐先欠着，以后犯了错，一起打。”

金钟儿对我说，那女孩子是他姐姐，小名叫金铃儿。金铃儿个子很高，像个大人，其实她只有十六岁。她长了一副瓜子脸儿，眼睛很大，很好看，嗓子也好。以后每次听她的戏我都在台下给她叫好，不光我一个，我还带一帮小孩子去，大家一起叫，有些大人听见有人叫好也会跟着叫起来。我常在星期天见到她。她知道是我给她叫好。她好像很高兴，又告诉我，以后不要这样了。一次她在吊嗓子，吊的是《女起解》，头一句“玉堂春含悲泪……”只唱了三个字，就卡住了，我在旁边接着唱下去，弄得她和琴师都笑了。她把我叫到琴师跟前，说我是冯大爷家的孩子，还讲了那次“打通堂”的事。琴师摸了摸我的头，叫我唱下去。三句慢板唱完，崇公道的白口插进来了，是金钟儿，他是学小花脸的。金铃儿问我：“下边的有吗？”我知道内行之间问什么戏会不会，都用“有没有”。我说：“有。”于是，金铃儿陪我把《女起解》唱完了。

看来金铃儿很喜欢我。中午她要带我和金钟儿一起出去吃饭。我不去，她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敢！”又说：“我爸爸跟冯大爷是朋友，你以后跟金钟儿一样，叫我姐姐。”吃饭的时候，她还对我说：“冯大爷是名票，唱得好，做的也好。你将来当票友，也要练练身上。这几天你有空就找我，我给你